

醒世恒言



年長節度使馬牛
平公於門見其人頭
低不食命其與視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犬馬猶然知戀主，況予列在生人爲奴。一日主人
身情恩同父子，各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
奴如欺主傷倫能爲義。僕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
冊可傳神。

說這唐玄宗時，有一官人，姓蕭名頴上，字茂挺，蘭陵
人氏，自幼聰明好學，該博三教九流，貫串諸子百家，
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無有不曉。真今宵中
書富五車，筆下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歲，高擢巍科。

名傾朝野是一個廣學的才子家中有個僕人名喚杜亮那杜亮自蕭賴士數齡時就在書房中服事起來若有驅使奮勇直前水火不避身邊並無半文私蓄陪伴蕭賴士讀書時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計預先尋覓下果品飲饌供奉有時或烹飪茶兄助他清思或煖盃酒兒節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從不曾打个瞌睡如見蕭賴士讀到得意之處他在旁也十分歡喜那蕭賴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兩樁見毛病你道是那兩樁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在眼內纔登仕籍便去冲撞了當朝宰相那宰

在若是个有度量的，還恕得他過，又正冲撞了第一
个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叫做李貓兒，平昔
不知壞了多少大臣，乃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却
去惹他，可肯輕輕放過？被他略施小計，險些連性命
都送了，又虧着座主搭救，止削了官職，坐在家裏第
二件，是性子嚴急，却像一團烈火，片語不投，即暴躁
如雷，兩太陽火星直爆，奴僕稍有差誤，便加棒撻，他
的打法又與別人不同，有甚不同？別人責治家奴，定
然計其過犯大小，討个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
打二十，分个輕重，惟有蕭穎士不論事體大小，略略

着他的性子，便連聲喝罵，也不用什麼板子，也不要人行杖，親自跳起身來，一把揪翻，隨分掣着一件家火，沒頭沒腦亂打，憑你什麼人勸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个氣息，若不像意，還要咬上幾口，方纔罷手。因是恁般利害，奴僕們懼怕，都四散逃去，單單存得一個杜亮，論起蕭穎士，止存得這個家人。種兒每事只該將就些，纔是誰知他是天生的性兒，使慣的氣兒，打溜的手兒，竟沒絲毫更改，依然照舊施行。起先奴僕衆多，還打了那個，空了這個，到得禿禿裏獨有杜亮時，反覺打得勤些。論起杜亮，遇着這般難理會。

的家主也該學衆人逃走去罷了。偏又寸步不離。其
心受他的責罰。常常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淋。也再
無一點退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罷起來。整一整
衣裳。忍著疼痛。依原在旁答應說話的。候你說杜亮
這等奴僕。莫說千中選一。就是走盡天下。也尋不出
一個對兒。這蕭領士又非黑漆皮燈。泥塞竹管。是那
一窩不通的蠢物。他須是身登黃甲。位列朝班。讀破萬
卷明理的才人。難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蠻打沒一
點仁慈改悔之念。不忒有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
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那蕭領士平昔原愛杜亮。小心

馴謹打過之後，深自懊悔道：「此奴隨我多年，並無十分過失，如何只管將他這樣毒打？今後斷然不可到得性發之時，不覺拳脚又輕輕的生在他身上去了。這也不要，單怪蕭穎士性子急躁，誰教杜亮剛聞得叱喝一聲，恰如小鬼見了鍾馗一般，撲禿的兩條腿就跪倒在地？」蕭穎士本來是个好打人的，見他做成這個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幾下。杜亮有个遠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蕭家左邊，因見他常打得這個模樣，心下到氣不過，攬掇杜亮道：「凡做奴僕的，皆因家貧力薄，自難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來貪圖現成衣食，

二來指望家主有今發跡日子，尋事風光，模得些東西，做個小小家業，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隨了這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盡心，並不見一些好處，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怎樣不知好歎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許多人都有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別了他，另尋頭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喫好穿好，還要作成，趁一貫兩貫，走出衙門前，誰不奉承？那邊纔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煩，還未答應時，這邊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兒勞動，真個應接不暇。何等與頭？若是阿哥這樣，肚裏又明白。

筆下又來得做人。且又溫存小心，走到勢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你那措大，雖然中個進士，發利市，就與李丞相作對。被他弄來，坐在家中，料道也沒個起官的日子。有何憊不下，定要與他纏帳。杜亮道：「這些事，我豈不曉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勸諭？古語云：良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栖。奴僕雖是下賤，也要擇个好使頭。像我主人，正是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沒處再尋得第二个出來。在明道滿天下，無數官員宰相，貴戚豪家，豈有反不如你主人這個窮官？杜亮道：「他們有的，不過是財。」

位金銀二事杜明道只這兩樣便勾了還要怎樣杜亮道那爵位乃虛花之事金銀是臭污之物有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這般高才絕學拈起筆來頃刻萬言不要打个稿兒真个煙雲繚繞華彩繽紛我所戀戀不舍者單愛他這一件耳杜明聽得說出愛他的才學不覺呵呵大笑道且問阿哥你既愛他的才學到飢時可將來當得飯喫否時可作得衣穿麼杜亮道你又說笑話心學在他腹中如何濟得我的飢寒杜明道却元來又救不得你的飢又遮不得你的寒愛他何用當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趨權附勢沒

半起又過幾時便久臥床席那蕭穎士見他咽血情知是打土來的心下十分懊悔還指望有好的日子請醫調治親自煎湯送藥推了兩月嗚呼哀哉蕭穎士想起他平日的好處只管涕泣備辦衣棺埋葬蕭穎士日常虧杜亮服事慣了到得死後十分不便央人四處尋覓僕從因他打人的名頭出了那個肯來跟隨就有個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時讀書到忘懷之處還認做杜亮在傍擡頭不見便掩卷而泣後來蕭穎士知得了杜亮當日不從杜明這班說話不覺氣咽胃中泪如泉湧大叫一聲杜亮我讀了一世

的書不曾遇着個憐才之人。終身淪落。誰想。你到是
我的知己。却又。有眼無珠。枉送了。你性命。我之罪也。
言還未畢。口。中的鮮血。往外直噴。自此也。成了個。嘔
血之疾。將書籍盡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咳嗽。叫杜亮。病
了數月。也歸大夢。遺命教。遷杜亮。與他同葬。有詩爲
證。

納賄趨權步步先

高才曾見幾人降

當路若能如杜亮

艸萊安得有遺賢

說話的。這杜亮。愛才。總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來。
畢竟。還帶些。腐氣。未爲。全美。若有。別替。希奇。故事。異

像話文再講回出來到位看官聽生甚真要性急道
來小子道這段小故事只是入話還未曾說到正傳
那正傳却也是个僕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獨力
與孤孀主母拚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兒
與小主人娶兩房娘子到得死後並無半文私蓄至
今名垂史冊待小子慢慢的道來勸諭那世間爲奴
僕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个美名莫學
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破人唾罵你道這段話
文出在那个朝代什麼地方元來就在 本朝嘉靖
爺年間浙江嚴州府淳安縣離城數里有個鄉村名

曰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個大的名徐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個名徐哲渾家顏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親遺命令鍋兒喫飯并力的耕田掙下一頭牛兒一騎馬兒又有一個老僕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歲夫妻兩口也生下一個兒子還只有十來歲那阿寄也就是本村生長當先因父母喪了無力殯殮故此賣身在徐家爲人忠謹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種作徐言的父親大得其力每事優待到得徐言輩掌家見他年紀有了便有些厭惡之意那阿寄又不違時務過着

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處便惹口。規諫徐言，肯肯服善聽他。一兩句，那徐言徐召，是个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聲叱喝，有時還要奉承幾下，消食拳頭。阿寄的老婆勸道：「你一把年紀的人了，諸事只宜退縮，莫他們是後生家世界，時時新局局變，蘇他自去主張罷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討怎樣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諷。婆子道：「累說不聽，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聽了老婆言語，緘口結舌，再不干預其事，也省了好些耻辱，正合着古人兩句言語，道是：

開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不則一日徐哲忽地患了个傷寒症候七日之間即
便了帳那時就哭殺了顏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殮
做些功果追薦過了兩月徐言與徐召商議道我真
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兩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
們兩分便是三兄弟在時一般耕種還算計不就何
況他已死了我們日夜喫辛喫苦掙來却養他一窩
子喫死飯的如今還是小事到得長大起來你我兒
子婚配了難道不與他婚男嫁女豈不比你我反多
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開撇脫了這條爛死蛇脫

他們有得喫沒得喫可不與俺沒干涉了。只是當初老官兒遺囑教道莫要分開。今若違了他言語被人談論却怎地處那時徐召若是个有仁心的便該勸徐言休了這念纔是誰知他的念頭一發起得久了聽見哥子說出這話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兒雖有遺囑不過是死人說話了須不是聖旨違背不得的況且我們的家事那个外人敢來談論徐言連稱有理即將田產家私暗地配搭停當只嫌不好的留與姪子徐言又道這牛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難那阿寄夫妻年紀已老漸漸做不動了活

時到有二個喫死飯的死了又要賠兩口棺木把他也當作一股派與三房裏卸了這干係可不是好計議已定到次日備些酒肴請過幾個親鄰坐下又請出顏氏并兩個姪兒那兩個孩子大的纔得七歲喚做福兒小的五歲叫做壽兒隨着母親直到堂前連顏氏也不知爲甚緣故只見徐言弟兄立起身來道列位高親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沒甚所遺多虧我弟兄掙得些小產業只望弟兄相守到老傳至子姪這輩分析不幸二舍弟近日有此大變弟婦又是个女道家不知產業多少況且人衆消長不一

到後邊多掙得分與舍姪便好萬一消乏了那時只道我們有甚私弊欺他孤兒寡婦反傷骨肉情義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時分作三股各自領去營運省得後來爭多競少特請列位高親來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張分書來說道總是一樣配搭至公無私只勞列位着个花押顏氏聽說要分開自做人家眼中撲簌簌珠淚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的是个孤孀婦人兒女又小就是沒腳蟹一般如何撐持的門戶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開還是二位伯伯掌管在那里扶持兒女大了但憑胡亂分些便罷

心傷
送小人
下此
云如此

決不敢爭多，競少。徐召道：「三娘，天下無有不做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公公乃過世的人了，他的說話，那里作得？大德昨日要犯牛馬分與你，我想姪兒又小，那個去看養？故分阿寄來幫扶他。年紀雖老，勛力還健，賽過一個後生家。種作哩，那婆子績麻紡線，也不是喫死飯的。這孩子再耐他兩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顏氏見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他不過一味啼哭，那些親鄰看了分青，雖曉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個肯做開冤家，出尖說話？」一齊着了花柳，勸慰

顏氏收了進去入席飲酒有詩爲證

分書三紙語從容

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僕不如牛馬用

擁孤孀婦泣西風

却說阿寄那一早差他買東買西請張請李也不曉得又做甚事體恰好在南村去請個親戚回來時裏邊事已停妥剛至門口正遇見老婆那婆子恐他曉得了這事又去多言多語扯到半邊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撥家私你休得又去閒管討他的怠慢阿寄聞言喫了一驚說道當先老主人遺囑不要分開如何見三官人死了就撇開這孤兒寡婦教他如何

過活我若不說再有何人肯說轉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斷不得家務事。適來許多親鄰都不開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麼高年族長。怎好張主。阿寄道話雖有理。但他們分得公道。便不開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說不得。也要講个明白。又問道可曉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這到不曉得。阿寄走到堂前。見衆人喫酒正在高興。不好遽然問得。站在旁邊。間壁一个鄰家擡頭看見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裏了。他是孤孀娘子。須是竭力幫助便好。阿寄隨口答道。我年紀已老。做不動了。口中便說。心下暗轉。

道元來撥我在三房裏一定他們道我没用了借手
推出的意思我偏要爭口氣拌个事業起來也不被
人耻笑遂不問他們分析的事一徑轉到顏氏房門
口聽得在內啼哭阿寄立住脚聽時顏氏哭道天阿
只道與你一竹竿到底白頭相守那里說起半路上
就拋撇了遺下許多兒女無依無靠還指望倚仗做
伯伯的扶養長大誰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撥開來如
今教我沒投沒奔怎生過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產
他們通是亮裏我是暗中憑他們分派那里知得好
歹只一件上已見他們的腸子狠了那牛兒可以耕

種馬兒可雇倩與人。只揀兩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推兩個老頭兒與我。反要費我的衣食。那老兒聽了這話。猛然揭起門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單費你的衣食。不及馬牛的力麼。顏氏慙地裏被他鑽進來。說這句話。到驚了一跳。收泪問道。你怎地說。何寄道。那牛馬每年耕種。雇倩不過有得數兩利息。還要賠個人去。喂養跟隨。若論老奴年紀。雖有精力未衰。路還走得苦也。受得。那經商道業。雖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錢。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幾轉。其利豈不勝似馬牛數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

勤子紡織亦可少助薪水之資。那田產真管好歹，把來放租與人，討幾擔穀子，做了椿主三娘同姐兒們，也做些活計，將就度日，不要動那貲本，管運數年，怕不掙起個事業。何消愁悶？顏氏見他說得有些來歷，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紀，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瞞三娘說，老便老，還好眠得遲，起得早，只怕後生家還趕我不上哩。」直到不消慮得，顏氏道：「你打帳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經商本錢多，便大做；本錢少，便小做。須到外邊去看臨期，着便見景生情，只揀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誇得定。」

顏氏道說得有理，待我計較起來。阿寄又計出分
書，將分下的家火、照單逐一點明，搬在一處。然後走
至堂前答應，衆親鄰直飲至晚方散。次日徐言卽喚
个匠人，把房子兩下夾斷，教顏氏另自開个門戶出
入。顏氏一面整頓家中事體，自不必說。一面將簪釵
衣飾，悄悄教阿寄去變賣，共湊了十二兩銀子。顏氏
把來交與阿寄道：「這些少東西，乃我盡命之資。一家
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與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
得細微之利，也就勾了。臨事務要斟酌，路途亦宜小
心。切莫有始無終，反被大伯們耻笑。口中便說不覺

年而
何市

泪隨言下。阿寄道：「但請放心。老奴自有見識在此。」管情不負所托。顏氏又問道：「還是幾時起身？」阿寄道：「本錢已有了。明早就行。」顏氏道：「可要揀个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口了。何必又揀？」即把銀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裏。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門去做生意。可將舊衣舊裳打疊在一處。」元來阿寄止與主母計議。連老婆也不通。他知得這婆子見暮地說出那句話。也覺駭然。問道：「你往何處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說與那婆子道：「阿呀。這是那里說起。你雖然一把年紀。那生意行中。從不曾着脚。却去

弄虛願說天話，兜攪這帳，孤孀娘子的銀兩，是苦惱東西，莫要把去弄出个品犯，連累他没得過用，豈不終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還三娘，拼得早起晏眠，多喫些苦兒，照舊耕種幫扶。彼此到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曉得什麼？只管胡言亂語，那見得我不會做生意？弄壞了事，要你來瓜分兩，還不聽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窩，却沒个被囊，只得打个包兒，又做起一个總袋，準備些乾糧，又到市上買了一頂雨傘，一雙麻鞋，打點完備。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說道：「老奴今日要往遠處去做生意，家中無人照管，雖則

各分門戶還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顧徐言二人聽了
不覺暗笑答道這倒不消你叮囑只要賺了銀子回
來送些人事與我們阿寄道這個自然轉到家中喫
了飯食作別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傘又分
付老婆早晚須是小心臨出門顏氏又再三叮囑阿
寄點頭答應大踏步去了且說徐言弟兄等阿寄轉
身後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沒見識有銀子做生
意却不與你我商量倒聽阿寄這老奴才的說話我
想他生長已來何曾做慣生意哄騙孤嫗婦人的直
西自去快活這本錢可不自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

人心

初合家時却不把出來營運如今纔分得即教阿寄
做客經商我想三娘子又沒甚麼會這銀兩定然
是
老官兒存日三兄弟剋剋下的今日方纔出盤纏之
三娘子瞞着你我做事若說他不該如此反道我們
妬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來那時去笑他正是

雲端看廟殺

畢竟就輸贏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再說阿寄離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
轉着道聞得販深這項道路頗有利息况又在近處
何不去試他一試定了主意一徑直至慶雲山中元

來採漆之處原有個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兒打發。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擔閣了日子。又費去盤纏。心生一計。捉個空。扯主人家到一付店中。買三盃請他說道。我是一個小販子。本錢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鄉里分上。怎地設法先打發我去。那一次來。大大再整個東道請你。也是數台當然。那主人家却正撞着是個貪盃的。喫了他的軟口湯。不好回得。一口應承。當晚就往各村戶。湊足其數。裝裹停當。恐怕客人們知得。喚怪。到寄在鄰家放下。次日起個五更。打發阿

寄起身那阿寄發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歡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道杭州離此不遠定賣不起價錢遂雇船直到蕲州正遇在缺漆之時見他的貨到猶如寶貝一般不勾三日賣个乾淨一色都是見銀並無一毫賒帳除去盤纏使用足足賺个對合有餘暗暗感謝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道我今空身回去須是趁船這銀兩在身邊反擔干係何不再販些別樣貨去多少尋些利息也好打聽得楓橋秬米到得甚多登時落了幾分價錢乃道這販米生意量來必不喫虧遂糴了六十多擔秬米載到杭州出脫

那時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都乾壞了米價騰湧阿寄這載米又值在巧裏每一挑長了二錢又賺十多兩銀子自言自語道且喜做來生意頗頗頗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間怎不去問問漆價若與蘇州相去不遠也省好些盤纏細細訪問時比蘇州反勝你道爲何元來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價賤俱往遠處去了杭州到時常短缺常言道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故此比別處反勝阿寄得了這個消息喜之不勝星夜趕到慶雲山已備下些小人事送與主人家依舊又買三盃相請

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顏開，一如前番情情。先打發他轉身到杭州，也不消三兩日，就都賣完。計算本利果然比起先這一帳又多幾兩，只是少了那回頭貨的利息。乃道：下次還到遠處去，與牙人算清了帳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門好幾時了，三娘必然掛念，且回去回覆一聲，也教他放心。又想道：總是收漆，要等候兩日，何不先到山中，將銀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後回家，豈不兩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銀兩付與牙人，自己趕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貨兩番利，

務出茅廬第一功。

且說顏氏自阿寄去後朝夕懸掛常恐他消折了這
些本錢懷着鬼胎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
顛唇簸嘴愈加煩惱一日正在房中悶坐忽見兩個
兒子亂喊進來道阿寄回家了顏氏聞言急走出房
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隨在背後阿寄上前
深深唱个大喏顏氏見了他反增着一个燈心拳頭
冒前突突的亂跳誠恐說出句掃興話來便問道你
做的是什麼生意可有些利錢那阿寄叉手不離方
寸不慌不忙的說道一來感謝天地保佑二來托賴
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販漆生意賺得五六倍利息如

此如此這般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歸來囑
一聲顏氏聽罷喜從天降問道如今銀子在那里阿
寄道已留與主人家收漆不曾帶回我明早就要去
的那時合家歡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
身別了顏氏又往慶雲山去了且說徐言弟兄那晚
在鄰家喫社酒醉倒故此阿寄歸家全不曉得到次
日齊走過來問道阿寄做生意歸來趁了多少銀子
顏氏道好教二位伯伯知得他一向販漆營生倒覓
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恁樣賺錢時不勾幾
年便做財主哩顏氏道伯伯休要笑話免得飢寒便

徐所言
世情之
所
寄

勾了。徐召道：他如今在那里出去了？幾多時？怎麼也不來見我？這樣沒禮。顏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問道：那銀兩你可曾見？見數麼？顏氏道：他說俱留在行家買貨，沒有帶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到手了，原來還是空口說白話。眼飽肚中飢，耳邊到說得熱烘烘，還不知本在何處。利在那里？便信以爲真，做經紀的人，左手不托右手，豈有自己回家銀子反留在外人據？我看起來，多分這本錢弄折了。把這鬼話哄你。徐召也道：三娘子，論起你家做事，不該我們多口，但你終是女眷。

家不知外邊世務既有銀兩也該與我二人商量買幾畝田地還是長策那阿寄曉得做甚生理却瞞着我們將銀子與他出去瞎撞我想那銀兩不是你的粧盒也是三兄弟的私蓄須不是偷來的怎看得恁般輕易二人一吹一唱說得顏氏啞口無言心下也生疑惑委決不下把一天歡喜又變爲萬般愁悶按下此處不題再說阿寄這老兒急急趕到慶雲山中那行家已與他收完點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蘇杭發賣徑到興化地方利息比這兩處又好賣完了貨却聽得那邊米價一兩三搯半斛又大想起杭州見

今荒歉前次雜客販的土商賺了錢今在出處販去
怕不有一兩個對合遂裝上一大載米至杭州准准
糴了一兩二錢一石斗斛上多來恰好頂着船錢使
用那時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
承一來是顏氏命中合該造化二來也虧阿寄經營
伶俐凡販的貨物定獲厚利一連做了幾帳長有二
千餘金看看捱着破年算計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
着許多財物不是要處倘有差跌前功盡棄況且年
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置買些田產
做了根本將餘下的再出來運弄此時他出路行頭

諸色盡備。把銀兩逐封緊緊包裹。藏在頗袋中。水路用舟陸路雇馬。要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把行李。馱入。婆子見老公回了。便去報知。顏氏那顏氏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所喜者。阿寄回來。所懼者。未知生意長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場。這番心裏。比前更是着急。三步并作兩步。奔至外廟。望見了這堆行李。料道不像个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終是忍不住。便問道。這一向生意如何。銀兩可曾帶回。阿寄近前見了个禮。說道。三姊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細說。教老婆頂上中門。把行李盡搬。

張氏謀
小字則生

至顏氏房中打開將銀子逐封交與顏氏顏氏見着許多銀兩喜出望外連忙開箱啓籠收藏阿寄方把往來經營的事說出顏氏因怕惹是非徐吉當日的話一句也不說與他知道但連稱都虧你老人家氣力了且去歇息則个又分付倘大伯們來問起不要與他講真話阿寄道老奴理會得正話問外面閉閉聲叩門原來却是徐言弟兄聽見阿寄歸了特來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兩個揖徐言道前日聞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托賴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錢盤費乾淨趁得四五十

箇一个財
主生此
子那錦沙村
有个晏大戶家
私豪富田產廣
多單生

兩徐召道阿呀前次便說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
了許多時反少起來徐道且不要問他趁多趁少
只是銀子今次可曾帶回阿寄道已交與三娘了二
人便不言語轉身出去再說阿寄與顏氏商議要買
買田產悄悄地央人尋覓大抵出一個財主生一個敗
子那錦沙村有个晏大戶家私豪富田產廣多單生
一子名爲世保取世守其業的意思誰知這晏世保
專干闖賭把那老頭兒活活氣死合村的人道他是
个敗子將晏世保三字順口改爲獻世寶那獻世寶
同着一班無賴朝飲暮樂弄完了家中財物漸漸括

動產業道是零星賣來不勾用索性賣一千畝討價三千餘兩又要一注兒交銀那村中富者雖有一時湊不起許多銀子無人上樁延至歲底獻世寶手中越覺乾逼情願連一所庄房只要半價阿寄偶然聞得這個消息即尋中人去討個經帳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約次日成交獻世寶聽得有了售主好不歡喜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偏這日足跡不敢出門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且說阿寄料道獻世寶是愛喫東西的清早便去買下佳肴美醢喚個廚夫安排又向顏氏道今日這場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個女姪

家兩位小官人又勸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說話
難好與他抗禮須請隔壁大官人弟兄來作眼方是
正理顏氏道你就過去請一聲阿寄即到徐言門首
弟兄正在那里說話阿寄道今日三娘買幾畝田地
特請二位官人來張主二人口中雖然答應心內又
怪顏氏不托他尋覓好生不樂徐言說道既要買田
如何不托你我又教阿寄張主直至成交方纔來說
只是這村中沒有什麼零星田賣徐召道不必猜疑
少頃便見着落了二人坐于門首等至午前光景只
見畝世寶同着幾個中人兩個小厮拿着拜匣一路

拍手拍胸的咲來，望着間壁門內，齊走進去，徐言弟兄看了，倒喫一嚇，都道：「呸！好作怪！聞得獻世寶要賣一千畝田，實價三千餘兩，不信他家有許多銀子，難道獻世寶又零賣一二十畝，疑惑不定，隨後跟入，相見已罷，分賓而坐。阿寄向前說道：「晏官人，田價昨日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斷少。晏官人也莫要飾外生枝，又更他說獻世寶亂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若又有他說，便不是人養的了。阿寄道：「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後兌銀。」那紙墨筆硯，准備得停停當當，拿過來，就是獻世寶拈起筆，盡情寫了一

紙絕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畫了花押，何如？阿寄道：如此更好。徐言第兄看那契上，果是一千畝田一所，庄房實價一千五百兩，嚇得二人面面相覷，伸出了舌頭，半日也縮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做生意，總是趁錢也，趁不得這些，莫不做強盜打劫的。」或是掘着了藏好生難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進去，交與顏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馬提來放在桌上，與顏氏取出銀子來，先一色都是粉環細絲。徐言第召眼內放出火來，喉間煙也直冒，恨不得推開衆人，通攆回去。不一時，完完擺出酒肴，飲至更深，方散。次日

阿寄又向顏氏道：那庄房甚是寬大，何不搬在那邊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顏氏曉得徐言弟兄姑忌也，已不能遠開一步，便依他說話，選了新正月初六，遷入新房。阿寄又請个先生教兩位小官人讀書，太的取名徐寬，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見顏氏買了一千畝田，都傳說掘了藏銀子，不計其數。連坑廁說來都是銀的，誰个不來趨奉？再說阿寄將家中整頓停當，依舊又出去經營，這營不專干販漆，但聞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米穀，又將來騰那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獻世寶的田宅盡

歸于徐氏門庭熱鬧牛馬成羣婢僕雇工人等也有
整百好不興頭正是

富貴本無根

盡從勤裏得

請觀懶惰者

面帶飢寒色

那時顏氏三個女兒都嫁與一般富戶徐寬徐宏也
各婚配一應婚嫁禮物盡是阿寄支持不費顏氏絲
毫氣力他又見田產廣多差役煩重與徐寬弟兄俱
納个監生優免若干田役顏氏也與阿寄兒子完了
婚事又見那老兒年紀衰邁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
他出去又派个馬兒與他乘坐那老兒自經營以來

從不曾私喫一些好飲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絲尺帛必稟命顏氏方纔敢用且又知禮數不論族中老幼見了必然站起或乘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來問在路旁讓過去了然後又行因此遠近親鄰沒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顏氏母子也如尊長看承那徐言徐召雖也掙起些田產比着顏氏尚有天淵之隔終日眼紅頸赤那老兒揣知二人意思勸顏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築起一座新墳連徐哲父母一齊安葬那老兒整整活到八十患起病來顏氏要請醫人調治那老兒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內之事何必又

費錢鈔執意不肯服藥。顏氏母子不住在床前看視。一面準備衣衾棺槨。病了數日。勢漸危篤。乃請顏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說道：「老奴牛馬力已少盡。死亦無恨。只有一事越分張主。不要見怪。」顏氏垂泪道：「我母子全虧你氣力。方有今日。有甚事體一憑分付。決不違拗。」那老兒向枕邊摸出兩紙文書。遞與顏氏。道：「兩位小官人年紀已長。後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時嫌多道少。便傷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將一應田房財物等件。均分停當。今日交付與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管業。又叮囑道：「那奴僕中。擇得好人。諸事須要

自己經心，切不可重托。顏氏母子含泪領命。他的老婆兒子都在床前啼啼哭哭，也囑付了幾句。忽地又道：「只有大官人一官人，不曾面別，終是欠事，可與我去請來。」顏氏即差个家人去請。徐言徐召說道：「好時不直得幫扶我們臨死却來思想，可不扯淡不去不去。」那家人無法，只得轉身，却見徐宏親自奔來相請。二人淚不過，姪兒面皮勉強隨來。那老兒已說話不出，把眼看了兩看，點點頭兒，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兒媳啼哭，自不必說。只這顏氏母子俱放聲號慟，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他平日做人好處，也無不下泪。惟

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憐那老兒

辛勤好似鶯成繭

陶老成絲繭命休

又似採花逢醞蜜

甜頭到底被人收

顏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殯殮之事徐言徐召看見棺木堅固衣衾整齊杜徐寬弟兄到一邊說道他是我家家人將就些罷了如何要這般好斷送就是當初你家公公與你父親也沒恁般齊整徐寬道我家全虧他掙起這些事業若薄了他肉心上也打不過去徐召嘆道你老大的人還是个呆子這是你母子命中合該有此造化豈真是他本事掙來的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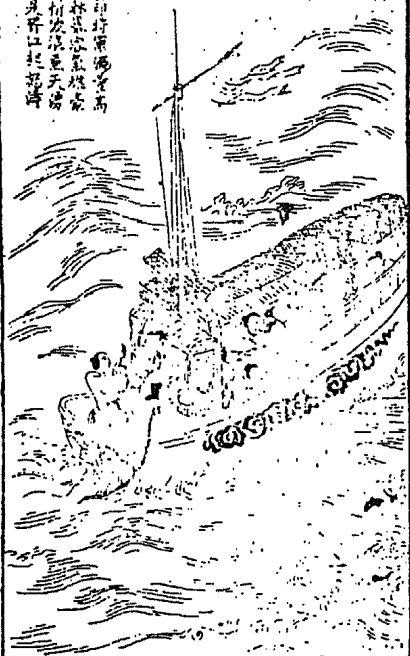
還有一件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制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你却空出肉裏錢來與他備後事徐宏道不要冤枉壞人我看他平日一釐一毫都清清白白交與母親並不見有什麼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里難道把與你看不成若不信時如今將他房中一檢極少也有整千銀子徐寬道也有也是他掙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雖不拿他的見个明白也好徐寬弟兄被二人說得疑疑惑惑遂聽了他也不通顏氏知道一齊走至阿寄房中把婆子們哄了出去閉上房門開箱倒籠過處一搜

只有幾件舊衣舊裳。那有分文錢鈔。徐召道一定藏在兒子房裏。也去一檢。尋出一包銀子。不上二兩。包中有個帳兒。徐寬仔細看時。還是他兒子取妻時。顏氏助他三兩銀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說他沒有什麼私房。却定要來看。還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見。反道我們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覺乏趣。也不別顏氏。徑自去了。徐寬又把這事學向母親。愈加傷感。令合家掛孝。開喪受弔。多修功果。追薦七終之後。即安葬于新墳傍邊。祭葬之禮。每事從厚。顏氏主張。將家產分一股與他兒子。自去成家立業。奉養其母。又教

兒子們以叔姪相稱此亦見顏氏不泯阿寄恩義的好處那合村的人將阿寄生平行誼具呈府縣要求旌獎以勸後人府縣又查勘的實申報上司具疏奏聞朝廷旌表其間至今徐氏子孫繁衍富冠淳安詩云

年老筋衰遜馬牛
千金致產出人頭
托孤寄命真無愧
羞殺蒼頭不義侯

公即將軍滿堂高
保林葉空氣燒家
此何波浪魚天湧
此是齊江起龍時





第三十六

蔡瑞虹忍辱報仇

酒可陶情適性，兼能解悶消愁。三杯五盞樂悠悠，
悠痛飲翻能損壽。○諱厚化成凶險，精明變作
昏流。禹疎儀狄，豈無由，在藥使人多咎。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節飲之語。今日說一位
官員，只因貪杯上，受了非常之禍。話說這宣德年間，
南直隸淮安府淮安衛有個指揮，姓蔡，名武家，資富
厚，婢僕頗多。平昔別無所好，偏愛的是盃中之物。若
一見了酒，連性命也不相顧。人都叫他做蔡酒鬼。

這件上罷官在家。不但蔡指揮會飲。就是夫人田氏。却也一般善酌。二人也不像個夫妻。到像兩個酒友。偏生奇怪。蔡指揮夫妻都會飲酒。生得三個兒女。却又酒滴不聞。那大兒蔡紹。次子蔡略。年紀尚小。女兒到有一十五歲。生時因見天上有一條虹霓。五色燦爛。正環在危家屋上。蔡武以爲祥瑞。遂取名叫做瑞虹。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顏色。善能描龍畫鳳。刺繡拈花。不獨女工伶俐。且有智識才能。家中大小事體。到是他掌管。因見父母日夕沉湎。時常規諫。蔡指揮那裡肯依話分兩頭。且說那時有個兵部尚書趙貴。

當年未達時住在淮安衛間壁家道甚貧勤苦讀書
夜夜直讀到雞鳴方臥蔡武的父親老蔡指揮愛他
苦學時常送柴送米資助趙貴後來連科及第直做
到兵部尚書思念老蔡指揮昔年之情將蔡武特陞
了湖廣荆襄等處遊擊將軍是一個上好的美缺特
地差人將文憑送與蔡武蔡武心中歡喜與夫人商
議打點擇日赴任瑞虹道爹爹依孩兒看起來此官
莫去做罷蔡武道却是爲何瑞虹道做官的一來圖
名二來圖利故此千鄉萬里遠去如今爹爹在家日
日只是吃酒並不管一毫別事倘若到任上也是如

此那个把銀子送來，豈不白白裡乾折了盤纏辛苦，路上還要擔驚受怕，就是沒得銀子趕，也只算是一小事，還有別樣要緊事體，擔干係哩。蔡武道：除了沒銀子趕罷了，還有甚麼干係。瑞虹道：爹爹，你一向做官時，不知見過多少了，難道這樣事到不曉得那遊學官兒在武職裡，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牌不過是個守令官，不時衙門伺候，東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你平日在家，單管吃酒自在慣了，倘到那里，依原如此，豈不受上司責罰？這也還不算利害，或是信地盜賊生發，差撥去捕獲，或者別處地方有警，調遣

去出征那時不是馬上定是舟中身披甲冑手執戈矛、在生死關係之際、倘若一般終日吃酒、豈不把性命送了、不如在家安閒自在、快活過了日子、却去討這樣煩惱吃、蔡武道、常言說得好、酒在心頭事在肚裡、難道我真個單吃酒、不管正事不成、只爲家中有你掌管、我落得快活、到了任上、你替我不得時、自然着急、不消你擔隔夜憂、況且這樣美缺、別人用銀子謀幹、尚不能勾、如今承趙尚書一片好念、特地差人送上大門、我若不去做、反拂了這一段來意、我自有的主意在此、你不要阻當、瑞虹見父親立意要去、便道

爹爹既然要去把酒來戒了孩兒方纔放心務武道
你曉得我是酒養命的如何全戒得只是少吃幾盃
罷遂說下幾句口號

老夫性與命

全靠水還再

寧可不喫飯

豈可不飲酒

今聽汝忠言

節飲知謹守

每常十盞飲

今番一加九

每常飲十升

今番只一斗

每常一氣吞

今番分兩口

每常床上飲

今番下地走

每常到三更

今昏二更後

再要裁減時

性命不直徇

且說蔡武次日卽教家人蔡勇在淮關寫了一隻民座船將衣飾細軟都打疊帶去粗重家火封鎖好了留一房家人看守其餘童僕盡隨往任所又買了許多好酒帶路上去吃擇了吉日備猪羊祭河作別親戚起身下船稍公扯起蓬由揚州一路進發你道稍公是何等樣人那稍公叫做陳小四也是淮安府人年紀三十已外顧着一班水手共有七人喚做白滿李鬚子沈鐵鬚秦小元何營二余齡兒凌歪嘴這班

人都是克己之徒。專在河路上謀劫客商。不想今日蔡武臨氣。下了他的船隻。陳小四起初見發下許多行李。眼中已是放出火來。及至家小下船。又一眼瞧着瑞虹美艷。心中愈加着魂暗暗算計。且遠一步兒下手。省得在近處容易露人眼目。不一日。將到黃州。乃道。此去正好行事了。且與衆兄弟們說知。走到船上。對衆水手道。船中一注大財。不可錯過。趁今晚取了罷。衆人笑道。我們有心多日了。因見阿哥不說起。只道讓同鄉分上不要了。陳小四道。因一路來。沒有個好下手處。造化他多活了幾口。衆人道。他是個

武官出身，從人又衆，不比其他，須要用心。陳小四道：他出名的蔡酒鬼，有什麼用？少停等他喫酒到分陰，放開手，从他娘罷了。只饒了這小姐，我要留他做個押船娘子。商議停當，少頃到黃州江口泊住，買了些酒肉，安排起來。衆水手吃個醉飽，揚起滿帆，舟如箭發。那一日正是十五，剛到黃昏，一輪明月，如同白晝，至一空濶之處。陳小四道：衆兄弟，就此處罷。莫向前了。霎時間，下蓬拋錨，各執器械，先向前艙而來。迎頭遇着一個家人，那家人見勢頭來得兇險，叫聲老爺不好了。說時遲，那時快，叫聲未絕，頂門上已這一斧。

得被泉強盜刀砍斧切，連排債殺去。且說蔡武自從下鄉之後，初時幾日酒還少吃，以後覺道無聊，夫妻依先大酌，瑞虹勸諫不止。那一晚與夫人開懷暢飲，酒量已喫到九分，忽聽得前廳發喊，瑞虹急救丫環來看。那丫環嚇得寸步難移，叫道：「老爹前廳教人哩。」蔡奶奶驚得魂不附體，剛剛立起身來，泉克徒已趕進廳。蔡武兀自朦朧醉眼，喝道：「我老爺在此，那個敢沈攬鬘？」早把蔡武一斧砍倒。衆男女一齊跪下道：「金銀任憑取去，但求饒命。」衆人道：「兩件俱是要的。」陳小

四道也罷。看鄉里情上，饒他砍頭與他個全屍罷了。
卽教快取索子，兩個奔向後牆，取出索子，將蔡武夫
妻二子一齊綁起，止空瑞虹、蔡武夫對瑞虹道：「不聽
你言，致有今日。」聲猶未絕，都墮向江中去了。其餘
幾等輩，一刀一個，殺個乾淨。有詩爲証：

金印將軍酒量高

綠林暴客氣雄高

無情波浪兼天湧

疑是胥江起怒濤

瑞虹見合家都殺，獨不害他，料然必來污辱，奔出船
門，望江中便跳。陳小四放下斧頭，雙手抱住道：「小姐
不要驚恐，還你快活。」瑞虹大怒罵道：「你這班惡漢，害

了我全家，尚敢污辱我，快快放我自盡。陳小四道：你這般花容月貌，教我如何捨得？一頭說，一頭拖入後艙，瑞虹口中千強盜，萬強盜，罵不絕口。衆人大怒，道：阿哥，那里不尋了一個妻子，却受這賤人之辱，便要趕進來殺。陳小四攔住道：衆兄弟，看我分上，饒他罷。明日與你陪情，又對瑞虹道：快些住口，你若再罵時，連我也不能相救。瑞虹一頭哭，心中暗想：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個去報？且含羞忍辱，待報仇之後，死亦未遲。方纔住口，跌足又哭。陳小四安慰一番，衆人已把屍首盡拋入江中，把船揩抹乾淨，扯起滿蓬，又

使到一個沙洲邊將箱篋取出要把東西分派陳小
四道衆弟兄且不要忙趁今日十五團圓之夜待我
做了親衆弟兄吃過慶喜筵席然後自由自在均分
豈不美哉衆人道也說得是連忙將蔡武帶來的好
酒打開幾罇將那些食物東西都安排起來團團坐
在船中點得燈燭輝煌取出蔡武許多銀酒器大家
痛飲陳小四又抱出瑞虹坐在旁邊道小姐我與你
郎才女貌做對夫妻也不辱抹了你今夜與我成親
圓個白頭到老瑞虹掩着面只是哭衆人道我衆兄
弟各人敬阿嫂一盃酒便篩道一盃迭在面前陳小

四接在手中，拿向瑞虹口邊道：「多謝衆弟兄之情，你略沾些兒。」瑞虹那里抹他，把手揩開。陳小四笑道：「多謝列位美情，待我替娘子飲罷。」拿起來一飲而盡。秦小元道：「哥不要吃單盃，吃個雙雙到老。」又遞過一盃。陳小四又接來吃了。也篩過酒，逐個答還。吃了一會，陳小四被衆人勸送，吃到八九分醉。衆人道：「我們暢飲不要難爲新人。」哥先請安置罷。陳小四道：「既然如此，列位再請寬坐，我不陪了。」抱起瑞虹，取了燈火，徑入後艙，放下瑞虹，閉上艙門，便來與他解衣。那時瑞虹身不由主，被他解脫乾淨，抱向床中，任情取樂。

可憐千金小姐落在強徒之手

暴雨摧殘嬌蕊

狂風吹損柔芽

那是一宵恩愛

分明風世冤家

不題陳小四且說衆人在燈中吃酒白滿道陳四哥此時正在樂境了沈鐵鬚道他便樂我們却有些不樂秦小元道我們有甚不樂沈鐵鬚道同樣做事他到獨占了第一件便宜明日分東西時可肯讓一些麼李巖子道你道是樂我想這一件正是不樂之處哩衆人道爲何不樂李巖子道常言說得好新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發殺了他一家恨不得把我們吞在

肚裡方纔快活，豈肯安心與陳四哥做夫妻？倘到人烟湊聚所在，叫喊起來，衆人性命可不都送在他的手裡？衆人盡道說得是。明日與陳四哥說明，一發發却，豈不乾淨？答道：陳四哥今夜得了甜頭，怎肯殺他？白滿道：不要與陳四哥說，知悄悄竟行罷。李贄子道：若瞞着他殺了弟兄，情上就到不好開交。我有个兩得其便的計兒在此：趁陳四哥睡着，打開箱籠，將東西均分四散去，快活。陳四哥已受用了一个妙人，多留幾件與他，後邊露出事來，止他自去受累，與我衆人無干。或者不出醜，也是他的造化。恁樣又不傷。

了弟兄情分。又連累我們不着。可不好麼。衆人齊稱道好。立起身。把箱籠打開。將出黃白之資。衣歸酒器。都均分了。只掠用不着的。留下幾件。各自收拾。打了包裹。把船門關閉。將船使到一個通官路所在。泊住一齊上岸。回散而去。

篋中黃白皆公器

破底紅香偏得意

蜜房割去別人甜

狂蜂猶抱花心墜

且說陳小四專意在瑤紅身上。外邊衆人算計。全然不知。直至次日巳牌時分。方纔起身。來看一人不見。還只道夜來中酒睡着。走至梢上。却又不在。再到前

船去看。那裏有今人的影兒。驚駭道：「他們過往何處去了？」心內疑惑，復走入船中，看那箱籠俱已打開，逐隻檢看，並無一物，止一隻內存些少東西，并書牋之類。方明白衆人分去，敢怒而不敢言。想道：「是了，他們見我留着這小姐，恐後事露，故都悄然散去。」又想道：「我如今獨自个又行不得，這船住在此，又非長策。倒是進退兩難，欲待上源村中覓個人兒幫行，到有人烟之處，恐怕這小姐喊叫出來，這性命便休了。」勢在騎虎，留他不得了，不如斬除根罷。提起一柄板斧，搶入後艙，喘吁吁還在床上啼哭，幾則淚痕滿面，愈覺

千嬌百媚，那賊徒看了，神蕩魂迷，停垂手收，把殺人
腸子，頓時鎔化，一柄板斧，撲撲的落在地下，又騰身
上去，捧着瑤虹淫嬈，可憐嫩蕊嬌花，怎當得風狂雨
驟，那賊徒恣意輕薄了一回，說道：娘子，我曉得你勞
碌了，待我去收拾些飲食，與你將息，跳起身，往艙上
打火煮飯，忽地又想起道：我若迷戀這女子，性命定
然斷送，欲要殺他，又不忍下手，罷罷，只算我晦氣，棄
了這船，也向別處去過日，倘有采頭，再覓注錢財，原
擄個船兒，依舊快活，那女子留在船中，有命時便遇
人救下，也算我一點陰陽，却又想道：不好，不好，如不

除他終久是个禍根。只說他一刀與个全屍屍骸。煮些飯食喫飽。將平日所積錢資并留下的些小東西。疊成一个大包。放在一邊。尋了一條索子。打个圈兒。趕入牆來。這時瑞虹恐又來淫污。已是穿起衣服。向看裡床垂淚。思算報仇之策。不虞防這賊來謀害。當時過那時快。這賊徒奔近前。左手托起頭兒。右手就將索子套上。瑞虹方待喊叫。被危隨手扣緊。儘力一收。瑞虹疼痛難忍。手足亂動。撲的跳了幾跳。直挺挺橫在床上。便不動了。那賊徒料是已死。卽放了手。到外牆拿起包裹。提着一根短棍。登壁上。遑大踏步而去。

正是

雖無並枕歡娛，落得一身乾淨。

元來瑞虹命不該絕，喜得那賊打的是個單結。雖然被這一收時，氣斷昏迷，纔放下手，結就鬆開，不比那弔死的越墜越緊。咽喉間有了一線之隙，這點氣回復透出，便不致于死。漸漸甦醒，只是遍體酥軟，動掙不得。倒像被按摩的，捏了個醉楊妃。光景喘了一回，覺道頸下難過，勉強掙起手，扯開心內苦楚，暗哭道：爹阿，當時若聽了我的言語，那有今日？只不知與這夥賊徒前世有甚冤業，合家遭此慘禍。又哭道：我拈

望忍辱偷生還圖个報仇雪耻不道這賊原放我不過我死也罷了但是寬沉海底安能瞑目轉思轉哭愈想愈哀正哭之間忽然梢上撲通的一聲响亮撞得這船幌上癸帆搖的床舖險些翻翻瑞虹被這一驚哭也倒止住了側耳聽時但聞得隔船人聲喧鬧打號撐篙本船不見一些聲息疑惑道這班強盜爲何被人撞了船却不開口莫非那船也是同夥又想道或者是捕盜船兒不敢與他爭論便欲喊叫又恐不能了事方在惶惑之際船艙中忽地有人大驚小怪又齊擁入後艙瑞虹還道是這班強盜脣道此在

性命定然休矣。只見衆人說道：「不知何處官府打劫，得如此乾淨人樣，也不畱一個。」瑞缸聽了這話，已知不是強盜了，掙扎起身，高喊救命。衆人趕向前看時，見是個美貌女子，扶持下床，問他被劫情由。瑞缸未曾開言，兩眼淚珠先下，乃將父親官爵籍貫，并被擄始末，一一細說。又道：「列位大哥，可憐我受屈無伸，乞引到官司告理，擒獲強徒正法，也是一點陰陽。」衆人道：「元來是位小姐，可惱，受着苦了。但我們都做主不得，須請老爹來與你計較。」內中一個便跑去相請不多時，一人跨進艙中，衆人齊道：「老爹來也。」瑞缸舉目

看那人面貌魁梧服飾齊整見衆人稱他老爹料必
是个有身家的哭拜在地那人慌忙扶住道小姐何
消行此大禮有話請起來說瑞虹又將前事細說一
遍又道求老爹慨發慈悲救護我難中之人生死不
忘大德那人道小姐不消煩惱我想這班強盜去還
未遠卽今使同你到官司呈告差人四處追尋自然
逃走不脫瑞虹含淚而謝那人分付手下道事不宜
遲快扶蔡小姐過船去罷衆人便來攙扶瑞虹尋過
鞋兒穿起走出船門觀看乃是一隻雙開蓬頂號貨
船過得船來請入艙中安息衆水手把賊帶上京大

東西盡情搬个乾淨方纔起邊開船你道那人是誰
元來姓卞名福漢陽府人氏專在江湖經商擄起一
个老大家業打造這隻大船衆水手俱是家人這番
在下路脫了糧食裝回頭貨歸家正趁著順風行走
忽地被一陣大風直打向到岸邊去稍公把舵務命
推搡全然不應徑向賊船上當稍一撞見是座船恐
怕拿住費嘴好生著急令船人手忙脚亂要撐開去
不道又隔在淺處牽扯不動故此打號用力因見座
船上沒个人影卞福以爲怪異被衆水手過船來看
已後聞報止有一个美女子如此如此要來搭救卞

福卽懷下不良之念，用一片假情哄得過船，便是買
賣了。那里是真心肯替他申冤理枉？那瑞虹起初因
受了這場慘毒，正無門伸訴，所以一見卞福翁，如見
了親人一般，求他救濟。又見說出那班言語，便信以
爲真，更不疑惑，到得過船，心定想起道：「此來差矣！我
與這客人非親非故，如何指望他出力跟着同走？雖
承他一力擔當，又未知是真是假，倘有別樣反念，怎
生是好？」方在疑慮，只見卞福自去安排着佳肴美酒，
奉承瑞虹，說道：「小姐你一定餓了，且與些酒食，則个
瑞虹想着父母那里下得咽喉，才福幸在邊邊，言言。」

審語勸了兩小杯開言道：「小子有一言商議，不知小姐可肯聽否？」瑞虹道：「老客有甚見諭？」下福道：「適來小子一時義憤，許小姐同到官司告理，却不曾算到自己這一船貨物，我想那衙門之事，元論不定，日子倘或牽纏半年六月，事體還不能完妥，貨物又不能脫去，豈不兩下搭閣？不如小姐且隨我回去，先脫了貨物，然後另換個小船，與你一齊下來，理論這事，就盤桓幾年，也不妨得。更有一件，你我是一個孤男寡女，往來行走，必惹外人談議，揔然彼此清白，誰人肯信？可不是無緣有緣？況且小姐舉目無親，身無所歸，小

子雖然是个商賈家程頗頗得過若不棄嫌就此結
爲夫婦那時報仇之喜水裡水去火裡火去包在我
身上一个个稱獲來與你出氣但未知尊意若何瑞
虹聽了這片言語暗自心傷簌簌的泪下想道我這
般命苦又遇着不良之人只是落在他套中料難擺
脫乃嘆口氣道罷罷父母冤仇事大辱身事小况已
被賊人玷污摠今就死也算不得貞節了且待報仇
之後尋个自盡以洗汚名可也躊躇已定含泪答道
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報仇雪恥情願相從只要
設个誓願方纔相信卡隔得了這句言語喜不自勝

連忙跪下設誓道：「福若不與小姐報仇，誓死翻江而死。」道罷起來，分付水手就前途村鎮停泊，買鮮魚肉酒果之類，合船喫杯喜酒。到晚成就好事，不則一會，已至漢陽。誰想卞福老婆是個拈酸醋的領袖，喫醋的班頭。卞福平昔極懼怕的，不敢引瑞虹到家。另尋所在安下，叮囑手下人不許洩漏。內中又有个請風光，博笑臉的，早去報知那婆娘，怒氣冲天，要與老公廝惱。却又算計沒有許多閒工夫淘氣，倒一字不提，暗地教人尋下掠販的，期定日子，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到了是日，那婆娘把卞福灌得爛醉，反鎖在房一

乘轎子，擡至瑞虹住處，掠販的已先在彼等候。隨那
婆娘進去，教人報知瑞虹。說大娘來了。瑞虹無奈，只
得出來相迎。掠販的在旁細細一觀，見有十二分顏
色，好生歡喜。那婆娘滿臉堆笑，對瑞虹道：「好笑官人，
作事顛倒，既娶你來家，如何又撇在此，成何體面？外
人知得，只道我有甚緣故，適來把他埋怨一場。特地
自來接你回去，有甚衣飾，快些收拾。」瑞虹不見卜福
心內疑惑，推辭不去。那婆娘道：「既不願同住，且去閒
玩幾日，也見得我親來相接之情。」瑞虹見這句話說
得有理，便不好推托。遂另置備，那婆娘一等他傳身。

即與掠販的議定身價教家人在外兌了銀兩與乘轎子。哄瑞虹坐下。轎夫擡起飛也似走直至江邊。一個無人所在。掠販的引到船邊。歇下。瑞虹情知中了奸計。放聲號哭。要跳向江中。怎當掠販的兩邊扶扶不容轉動。推入艙中。打發了中人。轎夫急忙解纜開船。揚着滿帆而去。且說那婆娘賣了瑞虹。將屋中什物收拾歸去。把門鎖上。回到家中。卞福正還酣睡。那婆娘三四个把掌打醒。說一回打罵一回。整整鬧了數日。卞福脚影不敢出門。一日捉空跑到瑞虹住處。看見鎖着門戶。哭了一聲。詢問家人。方知被老婆

賣去久矣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那卞福只因不曾
與瑞虹報仇後來果然翻江而灰應了向日之誓那
婆娘原是个不成才的闊貨自丈夫歿後越發恣意
把家私貼完又做姦夫拐去賣與烟花門戶可見天
道好還絲毫不爽有詩爲証

忍耻偷生爲父仇

誰知奸計覓風流

勸君莫說虛言誓

湛湛青天在上頭

再說瑞虹被掠販的約在船中一味悲號掠販的恁
嚇道不須啼泣還你此去豐衣足食自在快活強如
在卞家受那大老婆的氣瑞虹也不理他心內暗想

欲待自盡。怎奈大仇未報。將爲不死。便成淫蕩之人。
躊躇千百萬遍。終是報仇心切。只得寧耐。看个吊止。
下落。再作區處。行不多路。已是天晚。泊船。掠販的逼
他同睡。瑞虹不從。和衣縮在一邊。掠販的便來撲抱。
瑞虹亂喊殺人。掠販的恐被鄰船聽得。弄出事來。放
手不迭。再不敢去纏他。卻載到武昌府。轉賣與樂戶
王家。那樂戶家裡先有三四个粉頭。一个个打扮得
喬喬。畫畫。傅粉塗脂。倚門賣俏。瑞虹到了其家。看見
這般傲作。轉加苦楚。又想道。我今落在烟花地。面報
仇之事。已是絕望。還有何顏在世。遂立意要尋死路。

不肯接客，偏又作怪。但是瑞紅走這條門路，就有人解救，不致傷身。樂戶與鴇子商議道：「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三不知做出把戲，倒是老大利害。不如轉貨與人，另尋个罷當。」言道：「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恰好有一紹興人，姓胡，名悅，因武昌太守是他的親戚，特來打抽豐，倒也作成尋覓了一大注錢財。那人原是貪花戀酒之徒，做的寓所近着妓家，閒時便去串走，也曾見過瑞紅是个絕色麗人，心內着迷，幾遍要來入馬，因是瑞紅尋死覓活，不能到手，今齊聽得樂戶有出脫的消息，情愿重價要為偏處，也是分

姻緣一說就成。胡悅要瑞紅到了寓所，當晚整備着酒肴，與瑞紅叙情。那瑞紅只是啼哭，不容親近。胡悅再三勸慰不止，倒沒了主意。說道：「小娘子，你在娼家，或者道是賤事，不肯接客。今日與我成了夫婦，萬分好了，還有甚苦情？只管悲慟。你且說來，若有疑難事，體我可以替你分憂解悶。倘事情重大，這府中太爺是我舍親，就轉托他與你料理，何必自苦如此？」瑞紅見他說話有些來歷，方將前事一一告訴。又道：「官人若能與奴家尋覓仇人，報冤雪耻，莫說得爲夫婦，便做奴婢亦自甘心。」說罷又哭。胡悅聞言，答道：「元來你

是好人家子女，遭此大難，可憐，可憐，但這事非一時可畢。待我先教舍親出個廣檄到處挨緝，一面同你到淮安告官，拿眾盜家屬追比，自然有個下落。瑞虹拜倒在地道：「若得官人肯如此用心，生生世世銜結報効。」胡悅扶起道：「既爲夫婦，事同一體，何出此言？」遂携手入寢。那知胡悅也是一片假情，哄騙過了幾日，只說已托太守出廣捕緝獲去了。瑞虹信以爲實，千恩萬謝，又住了數日，雇下船隻打疊起身，正遇着順風順水，那消十日，早至鎮江。另雇小船回家，把瑞虹的事鬧過一邊，毫不題起。瑞虹大失所望，但到此地

他無可奈何遂喚了長庚。日夜暗禱天地要求報應。在路上非止一日。已到家。中胡悅老婆見娶个美人回來。好生妬忌。時常廝鬧。瑞虹總不與他爭論。也不要胡悅進房。這婆娘方纔少解。元來紹興地方慣做一項生意。凡有錢能幹的。都到京中買个三考吏名色。錯謀好地方。選一个佐貳官出來。俗名喚做飛過海。怎麼叫做飛過海。大凡吏員考滿。依次選去。不知等上幾年。若用了錢。它選在別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這謂之飛過海。還有獨自無力。四五个合做夥計。一人出名做官。其餘坐地分贓。到了任上。先備厚禮。結

好堂官叨攬事官些小事，假使他衙裡少不得要詐一兩五錢到後，覺道聲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悄地說之天天，十个裡邊難得一兩個來去明白，完名全節。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紹興，那胡悅在家住了年餘，也思量到京幹這樁事體，更兼有個相知，尼在當道寫書相約，有扶持他的意思。一發喜之不勝，即便處置了銀兩，打點起程。單慮妻妾在家不睦，與瑞虹計議要帶他同往。許他謀選彼處地方，訪覓強盜踪跡。瑞虹已被騙過一次，雖然不信，也還希冀出外行走。或者有個機會，情願同去。胡悅老妻知得，到天作

地與老公相打相罵胡悅全不作聲。擇了吉日。雇了船隻。同瑞虹徑目起身。一路無話。直至京師。尋寓所安頓了瑞虹。次日整備禮物。去拜那相知官員。誰想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合家荒亂。打點扶柩歸鄉。胡悅沒了這個倚靠。身子就辭了半邊。思想銀子帶得甚少。相知又死。這官職怎能弄得到手。欲待原復歸去。又恐被人笑耻。事在兩難。狐疑不決。尋訪同鄉一個相識商議。這人也是走那道兒的。正少了銀兩。不得完成。遂設計哄騙胡悅。包攬替他圖個小就。說或短少。尋人借債。胡悅合該晦氣。被他花言巧語說

得熱鬧將所帶銀兩一包兒遞與那人把來完成了。自己官職悄悄地溜烟徑赴任去了。胡悅止剩得一雙空手。日逐所需漸漸欠缺。寄書回家取索盤纏。老婆正惱着他。那肯應付分文。自此流落京師。逐日東奔西撞。與一班京花子合了夥計。騙人財物。一日商議要大大尋一注東西。但沒甚爲由。却想到瑞虹身上。要把來認作妹子。做个美人局。算計停當。胡悅又恐瑞虹不肯。生出一段說話。哄他道。我向目指望到此。選得个官職。與你去尋訪仇人。不道時運乖蹇。相

知已死。又被那天使拘去。銀兩漸落在北。這這這

難欲待回去。又無處設法盤纏。昨日與朋友們議。出一計策。倒也儘通。瑞虹道是甚計策。胡悅道。只說你是我的妹子。要與人爲妾。倘有人相看。你便見他一面。等哄得銀兩到手。連夜悄然起身。他們那里來尋覓。順路先到淮安。送你到家。訪問強徒也。了我心上一件未完。瑞虹初時本不欲得。次後聽說順路送歸家去。方纔許允。胡悅討了瑞虹一個肯字。歡喜無限。教衆光祖四處去尋主。顧正是。

安排地網天羅計

專待落坑墮堦人

話分兩頭。却說浙江温州府有一秀才。姓朱名源。年

紀四旬以外尚無子嗣娘子幾遍勸他娶个偏房朱源道我功名淹蹇無意于此其年秋榜高登到京會試誰想文福未齊春闈不第羞歸故里與幾個同年相約就在京中讀書以待下科那同年中曉得朱源還沒有兒子也苦勸他娶妾朱源聽了衆人說話教人尋覓剛有了這句口風那些媒人互相傳說幾日內便尋下若干頭楮請朱源逐一相看揀擇沒有个中得意的衆光捉搦着那个消息即來上椿諺稱得瑞虹姿色絕世無雙古今罕有哄動朱源期下日子親去相看此時瑞虹身上衣服已不十分整齊朝兒

教衆光棍借來教舖停當衆光棍引着朱源到茶坊
悅向前迎迓禮畢就坐獻過一杯茶方請出瑞虹站
在遮堂門邊朱源走上一歩瑞虹側着身子道个萬
福朱源卽忙還禮用目仔細一觀端的嬌艷非常暗
暗喝采道真好个美貌女子瑞虹也見朱源人材出
衆舉止閒雅暗道這官人倒好个儀表果是个斯文
人物但不知甚麼晦氣投在湖中心下存了个懊悔
之念畧站片時轉身進去衆光棍從旁觀道相公何
如可是我們不說謊麼朱源點頭微笑道果然不謬
可到小寓謀定財禮擇日行聘便了道能起身衆人

接脚隨去。議了一百兩財禮。朱源也聞得京師張局甚多。恐怕也落了套兒。請過早上行禮。到晚即要過門。衆光棍又去與胡悅商議。胡悅沉吟半晌。生出一計。只恐瑞虹不肯。教衆人坐下。先來與他計較。道。迤來。這舉人已肯上橫。只是當日便要過門。難做手脚。如今只得將計就計。依着他送你過去。少不得帶下酒肴。你慢慢的飲。至五更時分。我同衆人便打入來。叫破地方。只說強占有夫婦女。原引了你回來。聲言要往各衙門呈告。他是個舉人。怕干碍前程。自然反來求伏。那時和你從容回去。豈不美哉。瑞虹聞言。恨

然不樂客道我前生不知作下甚業以致今世遭許多磨難如何又做恁般沒天理的事害人這个斷然不去胡悅道娘子我原不欲如此但出于無奈方走這條苦肉計千萬不要推托瑞虹執意不從胡悅就雙膝跪下道娘子沒奈何將就做這一遭下次再不敢相煩了瑞虹被逼不過只得應允胡悅急急跑向外邊對衆人說知就裡衆人齊稱妙計回覆朱源選起吉日將銀兩兌足送與胡悅收了衆光棍就要把銀兩分用胡悅道且慢着等待事妥分也未遲到了晚間朱源教家人雇乘轎子去迎瑞虹一面分付安

斟下酒，俾等候不一時，已是娶到兩下，見過了禮，邀入房中，教家人常待媒人酒飯，自不必說。單講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瑞虹看時，室中燈燭辉煌，設下酒席，茶源在燈下細觀其貌，比前倍加美，欣欣自得。道聲娘子請坐，瑞虹羞澀，不敢答應，側身坐下。朱源教小廝斟過一杯酒，恭恭敬敬，遞至面前，放下，說道：小娘子，請酒。瑞虹也不敢開言，也不回敬。朱源知道他是怕羞，微微而哭，自己斟上一杯，對席相陪。又道：小娘子，我與你已為夫婦，何必害羞？請少沾一盞兒。小生候在瑞虹只是低頭不應。朱源想道：他是个文

見家一定見小厮在此，所以怕羞，卽打發出外，攪
上門兒，走至身邊道：「想是酒寒了，可換熱的飲一杯，
不要拂了我的敬意。」遂另斟一杯，遞與瑞虹。瑞虹看
了這個局面，轉覺羞慚，雖然傷感，想起幼時父母何等
珍惜，今日流落至此，身子已被玷污，大仇又不能
報，又強逼做這般醜態，騙人，可不辱沒祖宗。柔腸一
轉，淚珠簌簌亂下。朱源看見，流泪低低道：「小娘子，你
我千里相逢，天緣會合，有甚不足？這般愁悶，莫不宅
土還有甚不堪之事？」小娘子說掛麼，連叩數次，並不
答應，覺得其容轉戚。朱源又道：「細觀小娘子之意，必

有不得已事。何不說與我知。倘可効力。決不推故。瑞虹又不則聲。朱源倒沒做理會。只得自斟自飲。喫勾半酣。聽憑樓已打二鼓。朱源道。夜深了。請歇息罷。瑞虹也全然不睬。朱源又不好催逼。倒走去書桌上。取過一本書兒。觀看。陪他同坐。瑞虹見朱源殷勤相慰。不去理他。並無一毫愠怒之色。轉過一念。道。看這舉人。倒是个盛德君子。我當初若遇得此等人。冤仇申雪久矣。又想到我看胡悅這人。一味花言巧語。若專靠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報。他今明明受過這舉人之與。送我到。此何不將就計。試跟着他。變做戲。戲成。

者倒有報雪之期。左思右想疑惑不定。朱源又道：「小娘子請睡罷。」瑞虹故意又不答應。朱源依然將書觀看。看看三鼓將絕。瑞虹主意已定。朱源又催他去睡。瑞虹纔道：「我如今方纔是你家的人了。」朱源嘆道：「難道起初還是別家的人麼？」瑞虹道：「相公那知就裡？我本是胡悅之妾。只因流落京師。與一班光棍生出這計。哄你銀子。少頃卽打入來搶我回去。告你強占良人妻女。你怕干碍前程。還要買靜求安。朱源聞言大驚。道有恁般異事。若非小娘子說出。險些落在套中。但你既是胡悅之妾。如何又洩漏與我？」瑞虹哭道：「妾

有大仇未報。觀君盛德長者。必能為妾伸雪。故願以此身相托。朱源道。小娘子有何冤抑。可細細說來。定當竭力為你圖之。瑞虹乃將前後事泣訴。連朱源亦自慘然下泪。正說之間。已打四更。瑞虹道。那一班光棍。不久便到。相公若不早避。必受其累。朱源道。不要着忙。有同年寓所。離此不遠。他房屋儘自深遠。且到那邊暫避過一夜。明日另尋所在。遠遠搬去。有何思哉。當下開門。悄地喚家人點起燈火。徑到同年寓所。敲開門戶。那同年見夜半而來。又帶着个懸人。只道是來屋下明的。甚以為怪。朱源一一道出。那同年即

移到外邊去睡。讓朱源住于內廟。一面教家人調相幫把行李等件盡皆搬來止存兩間空房。不在話下。且說衆光棍一等瑞虹上轎便逼胡悅將出銀兩分開買些酒肉喫到五更天氣一齊趕至朱源寓所發聲喊打將入去。但見兩間空屋那有一個人影。胡悅倒喫了一驚說道他如何曉得預先走了。對衆光棍道一定是你們倒勾結來捉弄我的。快快把銀兩還了。便罷。衆光棍大怒也翻轉臉皮說道你把妻子賣了。又要來打搶。反說我們有甚勾當。須與你干休不得。將胡悅搗盤打勾臭死。恰好五城兵馬經過結扭

到官審出驛局實情一槩三十銀兩走出入官胡悅
短遞回籍有詩爲証

牢籠巧設美人局

美人原不是心腹

賠了夫人又打腎

手中依舊光陸亮

且說朱源自娶了瑞虹彼此相敬相愛如魚似水半
年之後卽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个孩子朱
源好不喜歡寫書報知妻子光陰迅速那孩子早又
週歲其年又值會試瑞虹日夜向天禱告願得丈夫
黃榜題名早報蔡門之仇場後開榜朱源果中了六
十五名進士殿試三甲該縣知縣恰好武昌縣缺了

縣官朱源就討了這個缺對瑞虹道此去休人不遠只怕他先死了便出不得你的氣若還在時一个个拿來歷血祭獻你的父母不怕他走上天去瑞虹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奴家死亦瞑目朱源一面先差人回家接取家小在揚州伺候一同赴任一面候吏部領憑不一日領了憑限辭朝出京原來大比吳楚之地作官的都在臨清張家灣雇船從水路而行或逕赴任所或從家鄉而轉但從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穩况帶着家小若沒有勒令脚力陸路一發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糧船運糧到京交納過後那

空船回去，就攬這行生意。假充座船，請得个官員坐。船那船頭便去包攬他人貨物，圖个免稅之利。這也是个舊規，却說朱源同了小奶奶到臨清雇船，看了幾個船口，都不稱懷。只有一隻整齊，中了朱源之意。船頭進了姓名手本，碼頭相見。管家搬行李安頓。船內請老爺奶奶下船，燒了神福。船頭指揮衆人開船。端虹在船中腰得船頭說話，是淮安聲音，與賊頭陳小四一般。無二問丈夫什麼名字，朱源查那手本寫着船頭吳金叩首。各姓都不相同，可知沒相干了。再聽他聲口，越聽越像，轉疑生疑，放心不下。對丈夫說：

了、假托分付說話、喚他近前、瑞虹閃于背後、壓認其
面貌、又與陳小四無異、只是姓名不同、好生奇怪、欲
待盤問、又沒个因繇、偶然這一日、朱源的座師船到、
過船去、拜訪、那船頭的婆娘、進艙來、拜見奶奶、送茶
爲敬、瑞虹看那嫖人、

雖無十分顏色、

也有一段風流、

瑞虹有心問那婦人道、你幾歲了、那嫖人答道、二十
九歲了、又問那里人氏、答道、池陽人氏、瑞虹道、你丈
夫、不像个池陽人、那婦人道、這是小嫖人的後夫、瑞
虹道、你幾歲死過丈夫的、那嫖人道、小嫖人夫婦爲

運根到此拙夫一病身亡。如今這拙夫是武昌人氏。原在船上做幫手。喪事中虧他一力相助。小婦人孤身無倚。只得就從了他。頂着前夫名字。竟這場差使。瑞虹問在肚裡暗暗點頭。將香帕賞他。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去了。瑞虹等朱源下船。將這話述與他聽了。眼見吳金卽是陳小四。正是賊頭朱源道路途之間。不可造次。且忍耐他到地方上。施行還要在他身上追究。餘黨瑞虹道。相公所見極明。只是他。人相見分外眼睜。這幾日如何好過。恨不得借滕玉閣的順風。一陣吹到武昌。

飲恨親寬已數年

枕戈思報嘆無緣

同舟敵國今相遇

又隔江山路幾千

却說朱源舟至揚州那接取太夫人的還未曾到只得停泊馬頭等候瑞虹心上一發氣悶等到第三日忽聽得岸上鼎沸起來朱源放人問時却是船頭與岸上兩個漢子扭做一團廝打只聽得口口聲聲說道你幹得好事朱源見小奶奶氣悶正沒奈何今番且借這個機會敲那賊頭幾個板子權發利市當下喝教水手與我都拿過來原來這班水手與船頭面不和意不和也有個緣故當初陳小四縊死了瑞虹棄

船而逃。沒處投奔。流落到池陽地面。偶值吳金。這隻
根船起。運少个幫手。陳小四就上了他的船。見吳金
老婆像個愛。啖。聚兒湯的。豈不正中下懷。一路行奸。
賣俏。搭識上了。兩個如膠似漆。反多那老公礙眼。船
過黃河。吳金害了个寒症。陳小四懷意殷勤。願藥調
理。那藥不投君臣一服。見效。吳金死了。婦人身邊取
出私財。把與陳小四。只說借他的東西。斷送老公。過
了一兩個七。又推說欠債無償。就將身子白白裡嫁
了他。雖然備些酒食。暖住了。衆人却也中心不伏。爲
這緣故。所以而和意不和。聽得婦裡叫一聲。都拿過

東峰拉的上岸將三個人一齊扣下船來跪于將軍
杜邊朱源問道爲何斬打船頭稟道這兩個人原是
小人合本撐船夥計因盜了資本背地逃走兩三年
不見面今日天遣相逢小人與他取討他倒圖賴小
人兩個來打一個望老爺與小人做主朱源道你二
人怎麼說那兩個漢子道小人並沒此事都是一派
胡言朱源道難道一些影兒也沒有平地就斬打起
來那兩個漢子道有個緣故當初小的們雖曾與他
合本撐船只爲他迷戀了个婦女小的們恐誤了生
意把自己本錢收起各自營運並不曾欠他分毫朱

源道你兩個叫什麼名字，那兩個漢子道：「不曾開口，倒是陳小四先說道：『一個叫沈鐵鬚，一個叫秦小圓。』」朱源却待再問，只見背後有人扯拽，回頭看時，却是「髮梢梢傳言說道：『小奶奶請老爺說話。』」朱源走進後艙，見瑞虹雙行流淚，扯住丈夫衣袖，低聲說道：「那兩個漢子的名字，正是那賊頭一夥同謀打劫的人，不可放他走了。」朱源道：「原來如此。」事到如今，等不得到武昌了，慌忙寫了名帖，分付打轎，囑教地方將三人一串兒縛了，自去拜揚州太守，告訴其事。太守問了備細，且殺犯三個賊徒，取監犬日兩餐，朱源回到

船中衆水手已知陳小四是个強盜也。把謀害吳金的情節細細稟知。朱源又把這些緣繇備寫一封書帖送與太守。并求究問餘黨。太守看了忙出飛籤差人拘那婦人一并聽審。揚州城裡傳遍了這出新聞。又是強盜又是奸淫事情。有嫌人在內。那一个不來觀看臨審之時。府前好不熱鬧。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太守坐堂吊出三个賊徒。那嫌人也提到了。跪于階下。陳小四看見那婆娘也到好生驚怪。道這厮打小事如何連累家屬。只見太守却不叫吳金名字。

竟叫陳小四喫這一驚。非小凡事過那實不過。叫一聲不應。再叫一聲。不得不答應了。太守相公冷笑一聲道：「你可記得三年前蔡指揮的事麼？」天綱低低疎而不漏。今日有何理說？三個人面面相覷。却似魚膠粘口。一字難開。太守又問：「那時同謀還有李贛子白滿胡蠻二凌歪嘴余蛤蛇。如今在那里？」陳小四道：「小的其時雖在那里。一些財帛也不曾分受。都是他這幾個席捲而去。只問他兩個便知。」沈鐵髯秦小圓道：「小的雖然分得些金帛。却不像陳小四強姦了他家小娘。太守已就捉獲了。來京留面。便叫住道不。」

許閒話只問你那幾個賊徒現在何處秦小圓道當時分了金帛四散去了聞得李賴子白滿隨着山西客人販買雜貨胡螢二凌歪嘴余蛤蜊三人逃在黃州撐船過活小的們也不會相會太守相公又叫姪人上前問道你與陳小四姦害毒殺親夫遂爲夫婦這也是沒得說了姪人方欲抵賴只見墻下一班水手都上前稟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得那婦人頓口無言太守相公大怒喝教還上號毛板不論男婦每人且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當下錄了口詞三個強盜通問斬罪那婦人問了凌遲齊上刑

具發下死囚牢裡，一面出廣捕獲獲白滿李顯子等。太守問了這樁公事，親到船上答拜朱源，就送客詞與看。朱源感謝不盡。瑞虹聞說，也把愁顏放下七分。又過幾日，大奶奶已是接到瑞虹相見，一妻一妾甚是和睦。大奶奶又見兒子生得清秀，愈加歡喜。不一日，朱源于武昌上任。管事三日，便差的當捕役緝訪賊黨。胡發、二等果然胡發、二凌孟嘴在黃州江口撐船，手到拿來。招稱余蛤蚧，一年前病死。白滿李顯子見跟陝西客人在省城開舖，朱源權且收監，待拿到餘

實，一并問案。省城與武昌縣相去不遠，捕役去不多

日把白滿李觀子二人一索子捆來解到武昌縣朱源取了口詞每人也打四十備了文書差的當公人解往揚州府裡以結前卷朱源做了三年縣宰治得那武昌縣道不拾遺犬不夜吠行取御史就出差淮楊地方鴉虹屬付道這班強盜在揚州獄中連歲停刑想未曾次相公到彼可了此一事就與奴家瀝血祭奠父親并兩個兄弟一以表奴家之誠二以全相公之信還有一事我父親當初曾以用一婢名喚碧蓮曾有六個月孕因母親不容就嫁出與本處一個朱裁爲妻後來聞得碧蓮所生是个男兒相公可與

大
天

奴家用心訪問。若這個兒子還在。可主張他後妹。以
緒蔡門宗祀。此乃相公萬代陰功。說罷放聲大哭。拜
倒在地。朱源慌忙扶起道。你方纔所說二件。都是我
的心事。我若到彼。定然不負所托。就寫書信報你得
知。瑞虹再拜稱謝。再說朱源赴任。淮揚這是代天子
巡狩。又與知縣到任不同。真个

號令出時霜雪凜

威風到處鬼神驚

其時七月中旬。未是決囚之際。朱源先出巡。淮安就
托本處府縣訪緝朱裁及碧蓮消息。果然訪着那兒
子。已八歲了。生得堂堂一貌。眉宇間。有父之像。母

不奉承卽日香湯沐浴換了衣服送在軍衛供給申
文報知察院朱源取名蔡續特爲起奉一本將蔡武
被禍事情備細達于 聖聰蔡氏當先有汗馬功勞
不可令其無後今有幼子蔡續合當歸宗俟其出幼
承襲其克徒陳小四等秋後處決 聖旨准奏了其
年冬月朱源親自接臨揚州監中取出陳小四與吳
金的老婆共是八个一齊押赴法場高的高斬的斬
乾乾淨淨正是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若還不報

時辰未到

此分極竟
心本源信
八沐有
也

朱源分付劊子手將那幾個賊徒之首用漆盤盛了
就在城隍廟裡設下蔡指揮一門的靈位香花燈燭
三牲祭禮把幾顆人頭一字兒擺開朱源親製祭文
拜奠又于本處選高僧做七七功德超度亡魂又替
蔡續整頓个家事囑付府縣青目其母碧蓮一同居
住以奉蔡指揮歲時香火朱裁另給銀兩別娶諸事
俱已停妥備細寫下一封家書差个得力承舍賣回
家中報知瑞虹瑞虹見了書中之事已知蔡氏有後
諸賊盡已受刑源血莫祭舉手加額感謝天地不盡
是夜瑞虹沐浴更衣寫下一紙書信拜謝丈夫又去

下死不足
以謝如
名客此
比極數
相生有信
和邦耳

拜謝了大奶奶回房把門拴上將剪刀自刺其喉而
死其書云

賤妾瑞虹百拜相公臺下虹身出武家心嫺閨訓
男德在義女德在節女而不節行會何別虹父賴
幹不戒麴蘖迷神悔盜亡身禍及母弟一時并命
妾心膽俱裂浴泪彌年然而隱忍不死者以爲一
人之廉耻小閨門之仇怨大昔李將軍恐詢降虜
欲得當以報漢妾雖女流志竊類此不幸歷遭強
暴衷懷未申幸遇相公拔我于風波之中請我以
琴瑟之好誠刺之日便許復仇皇天見憐宜速早

一遂諸奸貫滿相次就縛而且明正典刑。歷血設祭。蔡氏已絕之宗。復蒙披根見本。世祿復延。相公之爲德于袁宗者。天高地厚。何以喻茲。妾之仇已雪。而志已遂矣。失節貪生。貽玷閨閤。妾且就死以謝。蔡氏之宗于地下。兒子年已六歲。嫡母憐愛必能成立。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姻緣有限。不獲面別。聊寄一箋。以表衷曲。

大奶奶知得瑞虹死了。痛惜不已。殯殮悉從其厚。將他遺筆封固付水舍寄往任上。朱源看了。哭倒在地。昏迷半日。方醒。自此患病。閉門者數日。府縣都來候。

問朱源哭訴情緣人人墮淚俱嬌瑞虹節孝今古
比不在話下後來朱源差滿回京歷官至三邊總制
瑞虹所生之子名曰朱懋少年登第上疏表陳生母
蔡瑞虹一生之苦乞賜旌表聖旨准奏特建節孝
坊至今猶在有詩讚云

報仇雪耻是男兒
誰道裙釵有勢持
堪咲碌碌真小諒
不成一事枉嗟咨